

父亲孟少农和清华

○ 孟 运（1979 无线电）

求学之路

1935年，父亲从长沙一中以全省高中毕业会考第一名的成绩毕业，当时的清华正推行在中学校长保荐下考取“清寒公费生”入学的制度。正是这个制度圆了父亲上大学的梦想，也为他一生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在清华机械工程系时，父亲发奋读书，成绩斐然，并且还满怀爱国热情参加了著名的“一二·九”运动。在大学二年级时，日本人发动了“七七事变”，清华南迁，到达长沙时，在抗日热情的驱动下，他和三十几位同学一起投笔从戎，进入陆军交通辎重学校学习。后又回到西南联大完成了学业，并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清华庚款公费留美。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汽车专业，仅一年半就取得了硕士学位。



孟少农清华结婚照，后为证婚人李辑祥教授

毕业后，父亲抱着“实业救国”的理想，放弃进修博士，进入福特等著名汽车企业任职。抗战胜利后，他很快结束了在美国的工作，于1946年6月乘坐战后从美国西海岸开出的第一班通华航船“总统号”回到了上海。

回到母校

1946年7月初，父亲应清华机械工程系主任李辑祥教授之邀，回到清华任教。当时的清华经过日军侵占，满目疮痍，百废待兴。父亲回来后，就立即投入了对已经全面瘫痪的供电、供水、排水、锅炉房、暖气等设施的修复工作。他和几个老师傅、助教们一起边研究、边解决。学校体育馆被破坏得最厉害，父亲就重点抓这个地方的修复。9月前后，当清华的大部分师生自西南回来时，学校的各种设施已经大体能够使用。大约在10月份，这些基本设施就正式移交给了学校的管理部门。

1946年秋，父亲在清华机械系正式任教，开出了三门四年级的选修课，即“汽车工程学”、“制造方法论”（工艺学）和“工具学”。这三门课当时都没有教材，父亲只能自编讲义，每天废寝忘食地在图书馆和课堂之间奔波。在课堂上，父亲旁征博引、深入浅出，并结合大量实例，讲课极具吸引力。学生们都特别爱听他的课，有些讲师、助教也常来旁听。

父亲除了讲课之外，还做了筹备汽车

实验室和充实试验工厂的工作。他从天津买来报废的一辆中吉普和两辆日本“达特桑”小载货车，并把它们修好，供学生练习使用。另外还搜集了一批破旧汽车零件当作教材。

后来学校拨了一笔几万美元的外汇给机械系作为扩充试验工厂之用。机械系买了包括普通车床、六角车床、万能铣床、磨床等十几台车床。在1948年夏天大部分到达国内。在当时的中国，六角车床还极为罕见，于是父亲给老师、学生们在六角车床上表演了一次高速切削——车床转得飞快，削铁如泥。直至几十年后，每当他说起当年的这次表演还会眉飞色舞，兴奋异常。

加入共产党

父亲从美国回到阔别五年的祖国时，正值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。满怀着一腔报国热情、刚踏上祖国土地的父亲，看到的是特务们在光天化日下的暴行，是清华的学生被特务抓住毒打，是“沈崇事件”，是政府用刺刀、水龙对待学生的反饥饿、反迫害、反内战运动……那个时候的中国，经济形势恶劣，通货膨胀严重，物价早晚不同。父亲的工资很快就以百万元计了，可这些工资就是维持一个人的生活也不富裕。

这些情况让父亲陷入深深的思索——出路在哪里？真理在哪里？找不到问题的答案让父亲很是苦

恼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父亲认识了于陆琳——我的母亲。

我的母亲出身书香门第，她的父亲是山东著名教育家于明信，几个哥哥姐姐大都是教授和学者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母亲随当时已是共产党员的三姐——我的三姨于若木一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，后分配到军委二局工作。三姨从陕北公学毕业后，和当时党中央的组织部长陈云同志结了婚，并随陈云同志去了东北战场。而母亲则被派回北平做地下党工作，专门负责对清华、燕京等校高级知识分子的团结工作。

经过几个月接触和了解，父亲知道了母亲是一名共产党员。他们不但在思想上走到了一起，在感情上也走到了一起。父亲觉得自己的灵魂得到了彻底的净化，抱着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的决心，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的事业。1947年8月，由母亲和张文松为入党介绍人，父亲被正式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清华教授中第一批共产党员之一。从此父亲开始了新



解放后清华年轻教师出游合影，右1为孟少农先生

□ 百年诞辰纪念文稿

的人生道路。

到达解放区

随着国民党在战争中的不断失败，国民党的统治也更加残暴，学生运动成了他们的眼中钉。许多教师、学生上了黑名单，不得不离开学校去解放区。1948年8月，形势越来越严峻，上级通知我的父母立即撤回解放区。在动身前父亲给仍在英国的同学宋镜瀛写了封信，要他尽快赶回国内，接替父亲在清华的课程。父亲把当时在清华的住房和全部家具都留给了宋先生。

父母历尽艰险，先坐火车经天津到陈官屯，然后下车步行到运河渡口，河对岸是解放区。9月初，他们来到泊镇，找到了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。我就是在这里出生的。父亲用运河给我起名字，就叫孟运。

10月，父亲动身赴石家庄，到华北人民政府国营企业部报到。企业部部长黄敬同志告诉父亲，北平就要解放了，要他回北平准备参加接管工作。11月份，父亲到京西石景山钢铁厂住下，等候进城。

而母亲则带着我到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——西柏坡。

第二年，新中国诞生了，父亲也迎来了他为中国汽车工业建设殚思竭虑、执著奉献的后半生。

解放后

全国解放后，父亲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的副组长，开始了创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光辉事业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清华大学就是父亲的技术支持基地。他到清华动员四年级的学生参加筹备组组织的生产实习，在清华为筹备组招来的各地大学生办暑期培训班。在长春第一汽车厂的建设中和建成后，有大批清华学子投身一汽建设，成为年轻的中国汽车工业的骨干技术力量。如今清华的汽车专业已经成为一个系，桃李满天下。

清华大学还专门设立了“孟少农励学基金”，东风、陕汽等国内大型汽车集团纷纷重资捐助，用以专门奖励扶掖那些立志献身中国汽车事业的莘莘学子。2009年，中国汽车年产量已经突破1300万辆，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。对于如此辉煌的发展，父亲肯定会含笑于九泉的。

注：孟运，1979年清华电子工程系毕业，在中国科协工作，1982年赴美留学，回国后在京做教育工作，现已退休。



2009年4月，孟运学长（后排左4）在清华出席“孟少农励学基金”捐赠仪式